



大学译丛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atherine Mckercher Vincent Mosco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

[加拿大] 凯瑟琳·麦克切尔 文森特·莫斯可 编

曹晋 罗真 林曦 吴冬妮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

〔加拿大〕凯瑟琳·麦克切尔 文森特·莫斯可 编
曹晋 罗真 林曦 吴冬妮 译

G210

5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加拿大)麦克切尔(Mckercher, C.)，
(加拿大)莫斯可(Mosco, V.)编;曹晋 罗真 林曦 吴冬妮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4

(大学译丛)

书名原文：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SBN 978 - 7 - 5327 - 6298 - 9

I. ①信… II. ①麦… ②莫… ③曹… III. ①新闻学
-传播学 IV. ① 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1128 号



图字：09 - 2008 - 686 号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

[加拿大] 凯瑟琳·麦克切尔 文森特·莫斯可 编 曹 晋 罗 真 林 曦 吴冬妮 译
责任编辑/王巧贞 装帧设计/未珉设计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262,000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6298 - 9/G · 182

定价：5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 - 52218653

20038010

——批判传播译丛——

曹晋 Vincent Mosco 主编

本套译丛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曹晋教授主持的2011年“浦江人才计划”（编号：11PJC034），教育部规划项目“传播新科技、知识劳工与市场经济转型”（编号：11YJA860003）和复旦大学985三期整体推进人文科学研究中心项目“新媒体、新修辞与大众文化的变迁”（编号：2011RAWXKYB050）的系列成果之一。

译者序^①

曹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2008年六月，望重士林的国际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及其夫人凯瑟琳·麦克切尔(Catherine McKercher)来华与会演讲，之后，我们还到杭州小住三日。那连日的快晴和明媚的湖光山色、环绕堤岸的依依垂柳无一不映照出杭州的饱满与葱郁，我们就在如此秀美的天堂畅谈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若干议题，也酝酿出一起主编论著的理念。^②

承蒙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厚爱，推动出版笔者和文森特·莫斯可联袂主编的“批判传播研究”系列，其中，凯瑟琳与莫斯可(Catherine McKercher and Vincent Mosco, 2007)选编的《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论文集也是力作之一，^③全书18篇论文(19篇中文翻译版递交译文出版社审核后，删除了原著中一篇论述中国知识劳工的论文)汇集了新近知识劳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语境中的劳动分析，分别讨论了电脑动画、电影、图书馆、报纸等产业的知识劳工的劳动如何被商品化，这是国际学界关于传播从业者劳动与媒介产业商业化关联的批判前沿研究。

劳工问题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论题之一，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进程，狭义、广义的知识劳工问题和高科技产业的知识劳工问题再现于《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论文集。凯瑟琳与莫斯可敏锐洞察到新闻传

播产业领域的知识劳工地位下滑并非加拿大独有，这是一个全球性议题，两位学者以其卓越的学术声望，选取了近二十位学者聚焦关切正在无产化的知识劳工及其相关论题，例如媒体与劳工如何生存于劳资关系紧张的当代市场经济语境；或如作为公共领域论争和讨论的劳工话语主要源泉之一的劳工报道已被完全削弱；或如高科技背景中的图书馆无产者的职业技能的持续衰减；或如种种“制作花絮”短片就好莱坞创造性劳动偏向于强调白领工人的创意劳动所发挥的作用，而忽略外包工人的贡献；或如外包工作流向体现的核心国家与边陲国家的不平等；或如美国高科技产业“长期性临时工”(permatemp)的工作、薪酬、福利、保障高度不稳定的社会情境及其抗争；或如亚洲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妇女会遭遇到以公司和政府组织的形式存在的制度性权力，她们与信息技术的关系错综复杂；或如1997年受雇于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的卡车司机工会(Teamsters Union)的175000名会员发起的联合罢工，这是美国劳工二十多年来第一次迫使一个大公司让步，且在薪酬、工作条件、就业保障和合同出租(contracting out)等几个关键的工会要求上做出妥协；或如劳资双方对抗中成功的罢工如何颠覆权力的宰制而成为胜利的想像力量鼓舞劳工斗志；再如全球大电信产业正在被新自由主义、全

①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曹晋教授与加拿大皇后大学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家 Vicent Mosco 联合主编的“批判传播研究”的译著之一，该译丛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曹晋教授主持的2011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新闻民工修辞的政治经济语境分析”（编号：11PJC034）和2011年教育部一般规划基金项目“传播新科技、知识劳工与市场经济转型”（编号：11YJA860003）的系列成果之一。

② 2010年秋季，笔者与文森特·莫斯可教授又细致规划了《传播与社会的批判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Edited by Jin Cao, Vincent Mosco, and Leslie Regan Shade.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3)的框架，且决定邀请 Leslie Regan Shade 一起担任此套英文读本的主编，我们仍然信赖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校品质和学术出版声誉，2013年将由该社出版筹备良久的全英文读本。

③ 笔者2010年后的学术研究深受《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的论述启蒙，学术议题逐步聚焦转型中国经验社会的传播问题。如“知识女工与中国大陆出版产业集团的弹性雇佣制度改革”研究（曹晋,2012）、《新媒体、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曹晋、张楠华, 2012）、《指尖上的世界：都市学龄前儿童与电子智能产品侵袭的玩乐》（曹晋、庄乾伟,2013）等。

球化、去管制化等力量改变，加拿大电信劳工工会受到异常猛烈的冲击……

上述种种劳工的办公室劳动不是过去典型的工人在工厂的劳作，在全球工人阶级的论述中容易被忽略，而实际情况是办公室的知识劳工没有从市场经济分享到红利。从本论文集的资料和笔者在本土的田野考察所反映的知识劳工的生活与工作实践情况，可见作为政治进程的弹性雇佣制度与强制性市场经济逻辑已经侵蚀全球的办公室空间，从而产生许多新修辞表述的新型劳工，如恩达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网络工作者(net-worker)、弹性上班员工(flex-timer)、长期短工(permatemp)、众包(crowdsourcing)、游移工人(precariat)等收录进我们词汇中的名词与林林总总的其他概念，显示出一系列正在进行着的工作节奏与劳动形式的转变。这类专门词汇是划时代的资本和劳动重构的产物，其态势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出现端倪，并且自那时起便愈发清晰化。”(Enda Brophy and Greig de Peuter, 2008)如今，低薪、奖金刺激与岗位弹性聘用成为新的威胁媒体劳动力的审查力量，工作的不确定性和生活的漂泊感在不断增加，员工对未来的憧憬已经随着社会阶级的固化而消解。

引荐《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进入中国学界既渴望前瞻全球学术的视野，但更迫切的是我们希望借他山之石来反思本土问题，学者不禁自问：中国的知识劳工境遇如何？部分海外汉学家和本土学者对中国工人阶级转型的理论阐述资源相当丰富，视野开阔，对本土社会情景也有深入、睿智的洞察，如李静君(1999)、沈园(2006)等，但其研究仍然是传统的国有企业工人和农民工的范畴，并没有注意到中国大陆正在扩大化、去权力化的知识劳工阶级及其在市场化境遇中被剥夺和阶级流动的问题。转型期中国的“市场经济”正是19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迅速从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型，中国在1990年代以后逐步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同时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后者很快缔结市场经济且日益侵蚀，甚至宰制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国的知识劳工本来随着大陆高等教育的正规化培养而获得独立的教育与经济地位，但

其社会权力却因为失去固定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而被削弱，而且，新媒体技术的普及也严重冲击知识劳工的劳动力价值。目前，生活于欲望爆炸、就业困难、工资下降、劳动时间延长、工作压力加大、生活成本增加(三大福利产品彻底商品化)的社会情境中的知识劳工不得不驯服于彻底的市场经济转型，其正面临去福利化和去权力化之后的生活风险和政治冷漠。关注本土知识劳工，本身隐含了对媒体集团化弹性雇佣制度的内在质疑，一方面国家应该扮演落实劳动法规的主角，而不是一味把绝对多数的劳工“包袱”抛给市场，而仅仅保护集团高层的少数人利益，国家可以宏观干预降低劳动力被商品化的幅度与强度，不能简单以“市场化的机制”和利润效益衡量文化产业；另一方面，笔者试图呼吁国家建立社会安全制度的保障体系，支持媒体集团为弹性知识劳工配套合理的系列福利并建立基本公正的工资制度与考核指标。

作为人到中年的师者，耕耘三尺讲坛，传道、授业、解惑也，为学生的茁壮成长而欣慰，另有忘年学友真诚坦荡的学术交流，这是人生旅途何等珍贵的情谊！而与本书并肩翻译的学友的协作，也是笔者感念万千的宝藏！笔者选择了修习本科课程的学生方兆玉、汪家岱、刘璟、方曲韵、周琪、潘蓉蕾、彭晓华、余方觉、马佳辰、张嫣、王君来分别参加本书导论和第一到第十章的初译(每人承担一章)，曹晋、罗真、吴冬妮在此基础上全部重新核对原文再次翻译修订，罗真的英文功力与严谨颇值嘉许；曹晋、林曦联合对龚智慧(11—12篇)、李新安(13—14篇)、汪迺(15—17篇)、陈媛(18—19篇)的翻译进行了两次逐字逐句的深度修改。最后，笔者利用哈佛燕京访问研究的机会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Widener Library)完成全书的统一审校工作，文森特·莫斯可的博士姚建华正好来波士顿与我商议论文田野调查的路径，他的选题就在知识劳工与大陆市场经济转型的范畴之内，彼此的讨论和Widener Library丰富的文献更加深化了笔者最后对此论文集要义的理解。

上海译文出版社执著于学术论著的出版，从赵月瑟老前辈到张吉人、王巧贞等青年学友，无一不是我所想致谢的良师益友，本套译丛的

出版,是彼此反复衡量、协商的结果,人生的因缘际会酿造了出版机会,再次谢谢所有帮助出版本套译丛的友人!

参考文献:

1. Catherine McKercher, Vincent Mosco (eds., 2007),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exington Books.
2. 李静君(1999),“劳工与性别: 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分析”,取自中国社会学网, <http://www.thcsc.org/laogong/ljj.htm>。
3. 沈原(2006),“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 2006年第6期,第13—37页。
4. 曹晋、庄乾伟(2013),“指尖上的世界: 都市学龄前儿童与电子智能产品侵袭的玩乐”,《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第178—198页。
5. 曹晋(2012),“知识女工与中国大陆出版集团的弹性雇佣制度改革”,《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12年4月,总第20期,第11—40页。
6. 曹晋、张楠华(2012),“新媒体、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以字幕工作组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5期,第39—47页。

大学译丛 书目

- 01 《西方哲学史》(上下两册) / [挪] G·希尔贝克,N·伊耶 著
- 02 《世界经济简史》 / [美] 龙多·卡梅伦,拉里·尼尔 著
- 03 《传播学史》 / [美] E·M·罗杰斯 著
- 04 《美国人：殖民地历程》 / [美] 丹尼尔·布尔斯廷 著
- 05 《美国人：建国的历程》 / [美] 丹尼尔·布尔斯廷 著
- 06 《美国人：民主的历程》 / [美] 丹尼尔·布尔斯廷 著
- 07 《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 / [美] 巴林顿·摩尔 著
- 08 《希望的原理》(第一卷) / [德] 恩斯特·布洛赫 著
- 09 《文明的进程》 / [德] 诺贝特·埃利亚斯 著
- 10 《协同学》 / [德] 赫尔曼·哈肯 著
- 11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 [英] 安东尼·吉登斯 著
- 12 《社会学》 / [英] 安东尼·吉登斯 著
- 13 《社会学主要思潮》 / [法] 雷蒙·阿隆 著
- 14 《大众传播与美帝国》 / [美] 赫伯特·席勒 著
- 15 《传播政治经济学》 / [加] 文森特·莫斯可 著
- 16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 / [加] 文森特·莫斯可 著
- 17 《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 [英] R·H·托尼 著
- 18 《希望的理由》 / [英] 珍·古道尔 著
- 19 《自恋主义文化》 / [美] 克里斯托弗·拉什 著
- 20 《“中产”中国》 / [美] 李成 编著
- 21 《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 / [波] 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 著
- 22 《法律的理念》 / [英] 丹尼斯·罗伊德 著
- 23 《观念的历险》 / [英] 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 著
- 24 《人文科学的逻辑》 / [德] 恩斯特·卡西尔 著
- 25 《商业生态学》 / [美] 保罗·霍肯 著
- 26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 [美] 大卫·哈维 著

目 录

译者序 001

导 论 知识劳工和信息社会的理论化 001

第一 章 劳工节目的停播：赫斯特集团、跨媒体所有权和工会争取
旧金山媒体近用权的斗争 020

第二 章 抹煞劳工：美国和加拿大劳工报道的衰落 043

第三 章 图书馆员和通用自动计算机 (Univac)：1962 年西雅图世界
博览会上的自动化和劳工 064

第四 章 图书馆无产阶级 (Libratariat)？信息时代的劳工、技术和
图书馆业 083

第五 章 营销创意劳动：好莱坞“拍摄花絮”纪录片 101

第六 章 创意的商品化：台湾电脑动画劳工的再技术化 119

第七 章 全球化时代的球土化 (glocalization)：英国地方报纸中的劳
资关系 135

第八 章 西班牙电视制作进入数字化：对新闻工作惯例、工作流程
和编辑室组织的影响 152

第九 章 子虚乌有的信息时代乌托邦：社会服务部门的知识劳工与
客户 170

- 第十章 知识劳动外包：劳工对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回应 186
- 第十一章 “新”经济/传统劳工：创造力、扁平性及其他新自由主义的迷思 204
- 第十二章 非物质性劳动、不稳定性和重构 220
- 第十三章 新媒体能作为一种新生产方式吗？ 238
- 第十四章 全世界的高科技工人们，联合起来！ 关于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新工会主义模型”的案例研究 255
- 第十五章 亚太地区形形色色的妇女与知识工作：日渐复杂的技术赋权 279
- 第十六章 全球化与工人的权力：1997年美国包裹运输联合会为抗争领导权的罢工 299
- 第十七章 劳资冲突和狂欢符号 321
- 第十八章 新自由主义及其对电信产业的影响：一位工会主义者的视角 338

导 论

知识劳工和信息社会的理论化

文森特·莫斯可 凯瑟琳·麦克切尔

“劳动”(labor)和“工作”(work)这两个词拥有多种含义。两者都既是名词又是动词，它们既可以指代人类劳动的过程，也可以指代其产品。劳动既可以是在批量生产线上单调乏味地辛苦劳作，也可以是身处条件极棒的独处空间从事创作。作为我们劳动产品的劳动成果可能是有形的，也可能是无形的，从商品、服务到创意都可以包括在内。我们既可以通过劳动产出新产品——正如本书的作者们所亲身经历的一样，我们也可以劳动至死，其含义既可以从字面理解，也可以当作一种隐喻。个体工人的主要资产是他们的劳动力。通过劳工运动中的联盟结合，劳工的力量可以抵制，有时甚至可以击败资本的力量。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一书收录的论文提供了关于劳工理论、方法与基础扎实的多样视角。18篇论文关注并探讨两个彼此关联的观点，其在学术和政策争论中正日益成为热点问题：其一是信息社会正在崛起；其二即推动其崛起的知识劳工的队伍正在壮大。本文将对上述观点的研究轨迹做一简短概述，并且指出本书为其发展所做的贡献。

理解知识劳工

关于传播与信息技术、劳动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讨论和辩论由来已久。西方关于这一课题的宽泛历史还应当涵括如下学者的工作：亨利·德·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他预测了18世纪从体力劳动向

脑力劳动的转型；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他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形成有所涉及；以及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他于19世纪制造的“差分机”是为计算机所做的首批严谨设计之一。上述几位和其他一些科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对我们思考劳动和信息技术的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为了给本书设定一个语境，最好是集中关注二战后开始蓬勃发展的论争，学者们在此时开始注意到非制造业职位的数量增长。战后初期，学术研究偏重于发展工具来追踪作为一支经济力量的信息产业的发展轨迹。福拉斯蒂耶(Fourastié)(1954)提供了第一次对于农业、工业与不断发展的服务业之间分工的持续分析。马克卢普(Machlup)(1962)是首批对经济中数据和信息部分的增长进行详细描述的先行者之一。波拉特(Porat)(1977)在此成果的基础之上用资料证明，经济已经从以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制造业)为基础变为了以提供服务和信息的第三和第四产业为根本。但是马克卢普和波拉特在揭示上述转型的政治、社会、文化意义之时，其理论的精密性都无法与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73)相媲美。

按照贝尔的说法，我们所经历的不仅仅是数据和信息的增长，也不仅仅是主要的职业分类的变化，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转变。资本主义已经被企业家和其投资者统治了长达两个世纪之久，这两者构成了资产阶级。贝尔认为，现在，伴随着一个依赖技术，特别是依赖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的社会的崛起，一个新的领导阶层，一个由训练有素的科学和技术工作者组成真正的知识阶层正在逐渐上升至主导地位，并且最终将成为后工业资本主义的领导者。由继承得来的财富和权力的重要性将会下降，一个真正的精英阶层将会占据统治地位。这样的一个社会并不一定会更加民主，但是贝尔预见到，权力的来源将会从家族继承的传统基础向技术和科学知识转移。队伍日益壮大的知识劳工将会在实质上推动和管理这一全新的后工业经济，从而带来经济的稳步增长和历史意识形态的衰落。按照贝尔的说法，随着技术运算法则和基于知识的判断标准获得支配性地位，围绕公共政策的政治论战将会日趋衰微。毫无疑问，这样的一个社

会中也会存在冲突，然而这些冲突将会是技术上的而非意识形态上的。贝尔在他下一本远为悲观的著作里(1976)认为：惟一出现严重分歧的可能性并非存在于经济和政治领域，而是在文化领域。危险来自一种日益深陷于消费享乐主义和非理性信仰的文化。这两个表面上对立的因素——物质主义和反主流的文化，会威胁到后工业主义的根基，因为它们破坏了延迟的满足，也动摇了对技术理性的支持，而其正是后工业主义得以维系所必需的两个方面。

不久，便有其他人进行了总结：把文化的问题暂置一旁，后工业主义也并非天生就具有进步性。对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而言，后工业主义意味着跨国媒体和传播产业的崛起，而它们将会为鼓吹美国价值观不遗余力地提供支持，其中包括美国的军事和帝国野心，同时还会借助日益集中的市场力量将其他的替代选择排挤掉。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警告说，对于服务业、零售业和知识产业的绝大多数劳工来说，劳动将受到严格管制并最终被去技术化，就像当年发生在制造业流水线上的情形一样。诚然，考虑到知识劳动的非物质性，与工业时代相比，将创意和执行分离以及将创意的权力(比如，设计和管理)集中到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阶层手中将会变得更加简单。

自从贝尔、布雷弗曼和席勒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提出这些议题以来，关于后工业社会一直有着广泛的争论。学者们使用从历史学方法(Bolk和Downey, 2003)到民族志方法(Barley和Kunda, 2004)的诸多方法为丰富这一领域的文献资料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在一些关键领域，共识依然存在。比如，由工业劳动向知识劳动的转变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而且也开始在发展中国家初露端倪，这个观点业已获得共识。人们承认，的确，制造业和农业的许多工作在过去和现在也都需要大量的知识。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工作开始与信息、传播以及知识的生产和分配有关。另外，人们还一致认为：去技术化、技术升级以及再技术化的动态过程正在职业的等级体制内进行着。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劳动过程不可能简化为某个单一的过程，但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部门，这些过程中的

一个或另一个会占据主导地位(Brint, 2001; Huws, 2006; Powell 和 Snellman, 2004)。然而人们也赞同，通过减少工作中的技术要素，或者通过撤销工作岗位、用自动化系统来取代这些职位，公司已经从中获利。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传统上由妇女占据的岗位(Huws, 2003)。当去技术化或者撤销岗位不可能办到时，公司也能借助将工作转移至本国低薪地区或者转移去海外的手段来同样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因为知识劳动通常不要求远距离移动物质资料，所以尤其容易遭遇所谓的外包业务。总体而言，这个过程是商业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种延伸，这种政策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企业-劳工社会契约(保障一份可支持生存的工作，并附有一揽子福利)转换为一种企业优先的政策，使得工作成了供奉在生产效率和利润这对双重神坛上的祭品。

关于知识劳工和信息社会的研究业已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们对研究和干预行为有着重大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我们如何界定和使用这些术语。由于这个问题有着广泛的争论，所以为每个术语提供一系列定义要比想象并强行设定一个貌似正确的含义更为有用。此种路径在本书中便有所体现，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探讨了一系列广泛的含义，从而为读者考量诸种可能性提供了机会。

例如，书中有对“知识劳动”的狭义理解，其被界定为包含创造性的劳动。具体来讲，佛罗里达(Florida, 2002)将知识劳动限定为：直接操纵符号来生产一个原创的知识产品，或者给现有产品增加明显的价值。从这一观点出发，知识劳动包括诸如作家、艺术家、网页设计人员以及软件开发人员等人的工作。

一个更宽泛的定义将加工和传播信息的这部分人群的工作也包含在内。如此一来，诸如迪帕·库玛(Deepa Kumar)所研究的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的员工，格雷戈·唐尼(Greg Downey)、詹姆斯·F·特雷西(James F. Tracy)和马里斯·L·林(Maris L. Hayashi)为本书所撰写的章节中所提及的图书馆员也都被涵盖在内了。将这些工作统统视作知识产业的原因正如这些章节所描述的，越来越多的劳动涉及利用信息更快更有

效地传递信息产品。显然，知识领域中创造性劳动和非创造性劳动之间的分野十分模糊。这一点从下述例证中可见一斑：那些看上去在知识生产中较为边缘的劳工却给信息产品增添了实际的价值。拓宽定义还有一个实用的目的：知识劳工的含义并非简单地由外部标准所衡量，而且还由劳工自身的主观体验来衡量。像佛罗里达这样的学者之所以将创造性劳动与信息加工或发布区分开来，是因为他们感觉到前者在劳工的生命中扮演了特别的角色。然而，今非昔比。这一点的证据不仅可以在对信息时代职业种类的分析中看到，而且也可以从不同行业的劳工“融合”于相同的工会组织的上涨势头中看到，如美国传播工人协会(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及其加拿大的对应组织，通信、能源和文员工会(Communications, Energy and Paperworkers Union)。这些工会把记者与电话接线员，即采写和播报新闻的人与操作摄像机和音响设备将新闻传至受众的人聚集到了一起。通过成功地动员了看似存在根本差异的成员发起劳工行动，这些工会也证明了联合行动的价值(Mosco 和 McKercher, 2006)。然而，整个北美传播产业所存在的混杂的劳工融合模式，包括一些创意工会融合失败的案例，使得如何界定知识劳工这个术语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Mckercher 和 Mosco, 2007)。

最后，知识劳工最宽泛的一个定义涵括了参与到知识产品生产和分配链条中的所有劳工。这种观点坚持认为，包括硅谷和海外拿低薪的移民妇女在内的那些装配电脑线路和组件的劳工都是知识劳工，因为他们是知识生产的中心引擎——电脑的生产价值链条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Smith, Sonnenfeld 和 Pellow, 2006)。与之相似，负责销售通信产品和服务的呼叫中心劳工也会被涵括进知识劳工的这一宽泛定义之内，因为他们在信息销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因为他们运用通信技术产品开展其工作。甚至有人还会补充，如果没有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先进监管系统，对于这些劳工劳动的管理和控制也将无从实现(Head, 2003)。

围绕术语“信息社会”的含义进行的争论，尤其是在信息社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的争论，也存在一系列相似的可能性。从该术语的最狭